

春天的恐惧症

桑世龙 著



平静将我心梳成一段绿
但愿我心送你一点欢愉

作者简介

桑世龙, 1986 生于吉林长春, 2009 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 非作协会员, 未获任何文学奖, 但求我手写我心, 不参之以利, 不拉帮结派。从初三开始, 受朱传圣老师影响坚持写作, 至今十几年, 所写内容大多抒情, 记事、感悟等, 诗路相对比较窄, 略微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影响, 自封代表作《春天的恐惧症》《预见一个人》《愿望与悲伤》《草甸之子》《工牌》《情绪诊所》《补身份证记》等

序《物质时代的草甸之子》

■ 破破

旷日之下的诗者，唯静可心
那就隐于无边落寞吧
——《秋意》

不知不觉，我和桑世龙认识已经十年了。那时他还叫容若，已经写了不少诗，其中许多都写到草甸。现在我依然能想起的却是不怎么出奇的两句：

从明天开始写诗，祈祷
把所有的鸡蛋面都吃到喜欢

尽管我早就吃够了吉林大学食堂里的西红柿鸡蛋面，但是我没能写出这种尝试着与现实妥协并进而接纳生活的诗句，或许这正是世龙比我早熟的地方。当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一味钻进书本做白日梦的时候，他却过早地清醒了，而且明确地感到了几分无奈。

果然，他很快放弃了使用笔名。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诗人自我命名的失败。名字的所来命名显然是一项极重要极普遍的权力，而且这是父亲的权力。一些作家、艺术家首要的事即给自己起一个假名、笔名以完成对自己在这一个行业的自我创生。当然，这么说或许有点儿夸大其词，毕竟诗人最终都是写出来的，是所谓拙句所言“我在我的诗句中诞生”。

名字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但对它的更改却总显得意味深长。

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被生活打回了原形，至少在诗歌事业上已经丧失了曾经的雄心远志或者说最初的那种激情。带着这种疑惑，我开始拜读世龙即将付梓的诗集《春天的恐惧症》。

这是一本薄薄的书，我却感觉读不完，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发现他的诗艺大有精进，或伤时愤世，或怜妻惜子，或悲天悯人，或自怨自艾……皆能下笔有神，不失中正温和的品质。

他的笔调较为黯然，相比从前，明亮的地方大大减少了。过去的冗长涣散变得简短节制。这正是一个草甸之子闯入工业时代的深刻而不可避免的遭遇与悲哀。

你总有无尽烦恼
偌大如草甸
你偏偏不留在草甸
你偏偏要寻找风的足迹
——《你总有无尽的烦恼》

但是，诗人所领会洞察的无疑是残酷的现实：“我家的炊烟再也飞不上天/因为它和天是一个颜色”“梦中的草甸已经风一样/想抓住却不盈一把”。甚至是：

墓碑一样的工牌上
血淋淋地写着
“看，这些浮华社会里的奴才”
——《工牌》

我得承认，这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天真而灵动的自然之子了，他不再讲述那些美好的梦幻，而且将坚挺的中指直戳时代丑陋的鼻梁，并且大力挞伐，然后在家人朋友那里寻找些许安慰的温情。

现在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朋友，我依然会忆起他的少年之作。曾经在他的笔下万物和谐而美好。他写树与树的攀谈，湖泊把对远方恋人的思念日日夜夜梳成长长的河流。他在众睡独醒的夜晚听一夜好雪，那风中吹了一夜银子的轻，每一瓣雪花里都安睡他的诗神。他写土壤，而坐到草甸上他就是孤独的王。他讲述失恋的女孩做起老鼠新娘的故事。他唱猪蓬草的伤情歌。扫出一小片院子就着好的月光听蟋蟀小夜曲。

在这一部诗集里面，这些诗情画意统统都没有了，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精神。某次小便的时候，他在一只想爬出马桶的蟑螂的身影中同感到了“哦，我的生活”。即便生活之重如此不堪负重，诗人依然在这滚滚红尘中踽踽前行，不忘初心在艰难地蜕变与自我超越。

多年之后我默许了童年
它野蛮地与往日叙旧
神啊，我已经见证选择的苦果
一路走下去的白发里
唯有一点自尊：坚持下去的美好
——《人生》

桑世龙是从东北生长起来的诗人，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近五年时光。东北虽然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却格外荒凉得很。那地方倘能出个什么人物，必是横空出世的主儿。譬如萧红，她的来历在哪里，她师从谁人？世龙也很有点儿这个意思。诸位我说的是他诗作的原创性，在其中我没看到任何阴魂不散的大师名家。他第一次写出了，我们也将会第一次看见。

要想真正了解这样一位诗人，我上面的叨叨之辞，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刊登他的来信以方便我们更快地对他有一个大概明了的认识。

破破兄好：

诗歌至于我，喜爱而已，不参之以利，不拉帮结派，只是写自己喜欢的，我想这样或许能够更纯粹一点。对于今年各种流行诗歌我大抵也都看过，不讨厌，但也绝难下手。我是从初三开始陆续写，至今十几年，基本没啥发表的，所写内容大多抒情，记事、感悟等，相对比较窄，略微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影响，曾以草甸为主题先后写过《草甸之子》《远离草甸》等，工作后对城市生活非常反感，曾经写过《工牌》等，后来写《春天的恐惧症》开始对诗歌的趣味与境界有了更深的体会，更加注重趣味创造，在《预见一个人》《愿望与悲伤》等开始对极简风格的带有禅意的诗歌更感兴趣，基本上都是各个年龄段不同阶段的领悟。当然也有叙事类的比如《苦杏》等，权当做尝试吧。

桑世龙，

20170420，北京

□ 春之一

没有节操的春天

枝叶遮不住三点

春天像小裤一样一点点逝去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象

它已经被脱掉

□ 秋之一

我看那云飘来飘去
风都拾不起的秋
葵花叶像刀子一样掉落
伤了羊群
将秋赶向更北方

□ 春天的恐惧症

它悄悄的从南向北蠕动
它只看了一眼我的睡梦
路旁开花的树
已连成一片

我是个胆小的人
哪怕一根头发都让我有压力
它离我那么近，靠近我
它给我柳树叶儿一样的通知

它是一次劫难么？
它是一个绑匪么？
它是一场爱情么？
它要和我换取什么呢？

这个春天，我什么都没有
我躲在被子里
我想远离膨胀的世界，它却翻出了
我写给春天所有的情书

□ 愿望与悲伤

如果可以
我愿云游四方
带上妻儿，哪怕明知道旅行久了
一样会吵嘴斗气

如果可以
我愿参禅与青灯为伴
放下命里可恨的职业
每日拿木鱼出气

如果可以
我愿挂一张大饼，吃完前面再吃后面
安逸的守着三大神剧
推古验今，故尔不惑

如果可以
我愿美梦不醒来，明明知道不可以
却痴人说梦一样说着
“如果可以...”

□ 遇见一个人

遇见一个人
安静的坐着
不必相识
不必言语

遇见一个人
分开之前没有从前
分开之后
也没有以后

遇见一个人
仅仅是一个人
不必陌生，因为本就陌生
不必坦诚，因为本就该坦诚

遇见一个人
孤独就孤独的孤独
喜欢就喜欢的微笑
讨厌就讨厌的装睡

遇见一个人
只是遇见
轻轻一瞥天上的云

像老朋友一样

遇见一个人

遇见另一个自己

像另一个人

站在午后阳光里

□ 夜晚的孤独

走在灯影下
灯笼在晃动
间隔的灯光中
也有昏暗无声

这是外地的夜晚
也是外地的年前
该走的都走了
该来的还没来

湖面在微风中摇曳
房屋在灯光里熟睡
这时还有谁在外面
听鱼儿偶尔的换气声

仿佛我也属于这个城市
只是我和夜晚相聚
若即若离的孤独在哪里
心就在另一个地方

□ 四月

四月，一个挑错的季节
睡梦从青黄不接到漫天飞絮
像红绿灯的路口，没有红色的孤单
像张望的行人和司机

四月，一个挑错的季节
当春意蓄势待发
变成绿色的湖，我看到一位疯狂的女子
直直的撞过去

四月，一个挑错的季节
野草在暗夜里疯长
花开花谢，都是些最原始的冲动
谁手一挥，叶子沉入水中，涟漪无数

我想很认真的挑错
却一脸茫然，它明明只是一个月份
是谁想赋予它初夏的神秘
和逝去，春天的遗憾

□ 年三十·值班有感

今日有何不同？

我出门，明亮的阳光
如往常一样，照耀在
公园，高楼，红绿灯上

今日有何不同？

路口一对老夫妇抬着行李
匆匆是归家的方向
孤单是远处的高楼

今日有何不同？

该放不下的依然想念
楼下一年未变的宣传照
又让怀旧老了一岁

今日有何不同？

白天看不出孤单，不久的晚上
鞭炮响起之时，必定泪流满面
谁还会问今日有何不同

□ 赏园区内的樱花

要油菜花相陪
要那凌波微动，湖心荡漾
要在风光大好的时光里
在一棵大榕树下
观赏阳光下的樱花

那是很大的樱花树
足足有四米高
被支架固定着
仿佛刹那花开
满树的重量都集中于此刻
它要撒出花瓣
草坪做衬托
胜过此地所有风景

当四棵树连在一起
倒影投在建筑物的玻璃上
蓝天白云
似梦似幻
它们自然，安静，大方
它们像诗里的句子
偶尔闪过的灵感

我在荫凉里
看着花瓣被风吃下
对游人的无知
无可奈何

也对自己以为的美
不知所措

我常常在想
生命像一棵樱花树
还是榕树？
是一束花海，刹那摇落
还是默默的守护？
是在荫凉里
还是锋芒毕露？

我走过去
踏着一地花瓣
它们像一袭
白色婚纱的裙摆
其实是想多了
只要向自己坦诚
哪怕片刻
也会成为别人的风景

□ 画像

每个人都是不同阶段的文玩
岁月才是最好的玩家
将一个人盘得如此通透

你看那他的脸上都是刀斧痕迹
那稀疏的几分神气
诉说妙语如珠的聪明

你一定想不到
玩世不恭的背后
有多少青春年少的苦难
和私藏的坚强

有时你觉得他都是故事
有时你又觉得他像个小孩子
他贪玩，他无赖
他也有着异于常人的善良

□ 春联去处

以前有很多规矩
过年贴春联
井上贴井泉大吉
猪舍贴肥猪满圈

现在都住了楼房
不再养猪
也没有井
某些春联已无处可贴

鞭炮禁了
童年也没了
与故人思念
也只有烧纸片刻

想想那些春联去处
城里人的生活
没有自来水大吉
大概，只剩肥猪满圈了

□ 春节的需求分析文档

鞭炮即将响起，火车飞机在奔跑
即将到终点，大量人群迁徙
为此刻准备，从远方
到一个叫家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驱使这么多人
不远千里万里
放下平时认为重要的事

它是一个友善假期么？
它是一个亲近借口吗？
它是一个寻找归宿的日子
曾经贫穷的寄托么？

新衣，美食，团聚
是那个时代的平常事
而不得不欢聚
却成了今天的奢望

为跑赢 GDP 的生存是辛苦的
躲在网络背后也是处处陷阱
一边挖空心思掠夺用户时间
一边又假模假式的说碎片化的危害

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
一切曾经的苦难都是难得的美好

贩卖亲近，友善，纯真，信任
才是当下最好的生意

□ 早春桃花

片片桃花惊落
已是春日，那一片疯长的草青木冠
在桃树下
最近的却是枯瘦的杨树

星星点点的白色
在早春氤氲里浸泡
许是开花结果，晶莹剔透时为风摇落
成为柏油马路上未抹匀的疤痕

任那春水荡漾
任那鸟衔鱼跃
一束束桃花，体检过后
已然成为春天亮出的病历

它早晚要枯萎，纵想开满四季
许诺一生优雅，奈何生老病死
片片盛放，片片期许，片片惊落
早前的桃花与晚春一定像极了

□ 二根胡萝卜的墓志铭

买的时候有很多期许
三根胡萝卜，无数种可能性
吃了一根，另外二根置于碗台上
洗好了，等着饿的时候吃

它们光鲜橙亮
饱含水分，在灯光下
它们的初心一定是光明的
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

当放了一周
它们开始失水
颜色变黑
克制减肥时的痛楚

当放了二周
它们开始干瘪，佝偻
已无生机
标本一样露骨

我知道这不是它们的终点
它们只是迷茫了
曾希望所有胡萝卜素
贡献完美一生

它们已经听不到胃的呼唤
更没有被吃掉的等待

它们静静的躺在那里
瘦到皮包骨，还不如咸鱼

我不知道再过一周它们会怎样
也不知道它们最终的下场
所有生活都一样，偶然中
重复着希望与绝望

我开始后悔
没有及时吃掉它们
甚至怀疑，要不要后悔
为了二根无关的胡萝卜

□ 十字路口

那一刻，静静的在十字路口
听一首悲伤的歌
不是歌多么好听
也不是夜色多么撩人

那一刻，只是站着
在旋律中人来人往
我在想我是哪一个音符
我是哪一个故事

从来都是好为人师
从来都是我见犹怜
从来都是自我为中心
说是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听着歌，不想打开手机
在成年人的幼儿园里
我能不能不为夜色灯光打劫
不看那卖唱人音箱里悲伤的故事？

□ 《流金岁月》观后感

有时忙碌是幸福的
有时努力是幸福的
有时负债是幸福的
可什么时候幸福是幸福的？

人心从来不足
欲望没有上限
幸福大概是各种平衡，开心的与家人偕老
却不是忙碌，努力和负债之间的平衡

你看到的是光鲜的表面
你看不到的是你我他的忙碌
你看到的是熟人的坚强
你看不到的是围城的自己

其实，幸福是没法具象表达的
有时亲人是幸福的
有时友情是幸福的
有时幸福是幸福的

□ 在早餐摊前读诗

在早餐摊前读诗
是有压力的，只是简单的二页纸
分开不同的世界
字里行间，互相拍打
有时像晨练撞树的老师傅
有时像年轻人甜蜜的忧伤
有时像神，坐在菩提树下
不经意间念着往事

我最爱看似花非花的抒情
伏笔 冲突 造景
耽于假想 幻想
发现微小原始的冲动
大概孩子才是诗人
而有趣的诗人，都是爱思考的孩子

在早餐摊前
我不能高声诵读
秃头大叔的围裙里
藏满了世俗
我也要假想
品尝诗人的早餐和灵魂
才不负这心有灵犀
自作多情的上午

□ 雨夜有感

夜晚被雨水缠住
一辆电动车拼命的拉扯
一手油门如命运一样
终将被黑蛇吞没

雨水在二挡的时候
沿着头盔沿，精准的四十五度角滑落
打湿视野里的路灯和小路
并让我的一只手
将自己推到危险里

那些灯光
和流下的小河一样
任谁也擦不干净，斩不断
最终流入躁动的心里
被敲打撕咬的无知者
可怜的只有无畏

其实，调低一档，雨水的角度
刚好温柔。
很多时候不是外在变化
而是自己不愿放慢而两难

一手刹车，雨天慎用
一手灯光，只留给夜晚
一手喇叭，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急
一手油门，与幸福有关

□ 清明

车过匝道，转弯
我眼前的减速带
一下子慢了下来
黑白的日子
不止活人
都期盼一场自我的救赎

路过的高楼大厦
像餐台上的碗筷
路边的绿化带扩建工程
也像祭品一样
即使钢筋混凝土一样的玩具
也要象征性的悔过

广场舞群体占了大块空间
也不过是活着的中心
余下的小小一角
纸火在挣扎
偶尔小火苗里钻出一个
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清明了，这是个节日。
除了欢聚，悲伤，还有思念
火烧的味道

□ 雨夜有感

夜晚被雨水缠住
一辆电动车拼命的拉扯
一手油门如命运一样
终将被黑蛇吞没

雨水在二挡的时候
沿着头盔沿，精准的四十五度角滑落
打湿视野里的路灯和小路
并让我的一只手
将自己推到危险里

那些灯光
和流下的小河一样
任谁也擦不干净，斩不断
最终流入躁动的心里
被敲打撕咬的无知者
可怜的只有无畏

其实，调低一档，雨水的角度
刚好温柔。
很多时候不是外在变化
而是自己不愿放慢而两难
一手刹车，雨天慎用
一手灯光，只留给夜晚
一手喇叭，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急
一手油门，与幸福有关

□ 夜行遇东坡居士

这一条路我走了千百遍
笔直的向北宋延伸
书里昏暗的路灯偶尔被树叶遮挡
漏下为数不多参禅和贬谪的光

我一直很好奇，远处是什么
昏暗的路的尽头，一蓑烟雨任平生？
偶尔有灯光直射过来
偶尔又寂然无声

我无数次想一探究竟
一本本书都在，却不知如何下手
就好比之前快乐与烦闷时
此时又要有大境界的醒悟

很可能远处，还是这样的路
居士俗人总在仕途尽头
在惟念天下都是好人的寄托中
在苏堤、赤壁书写尚意的永生

□ 青春

青春是什么
因感怀而忆起
忆起的时候
已不年轻

青春是什么
胡渣已不记得
高压线里
流淌着贫穷与自由

青春是什么
看着别人的青春
倒影里
有青涩的自己

我不同情青涩
也不感怀自己
我的青春是匆匆
匆匆又是谁的青春？

□ 我的青春有个你

青春是什么
因感怀而忆起
忆起的时候
已不年轻

青春是什么
胡渣已不记得
高压线里
流淌着贫穷与自由

青春是什么
看着别人的青春
倒影里
有青涩的自己

我不同情青涩
也不感怀自己
我的青春是匆匆
匆匆又是谁的青春？

□ 观上海上海图书馆唐碑宋拓

走了几小时，饿着肚子
只为了展览剩下的二三个小时
当看到一个厅，中间展览桌里
都是会叫的拓片
它被吵的很烦
偶尔照相机戳的很痛
它想发火，却一脸无奈

俗称黑老虎的拓片
被人拿着印刷品指指点点
我想它是难受的
它更难受的是人们
无知的摧残

完整的碑不值钱，名品
砸碎可升值
再破残再升值
每看到一处拓片里的痕迹
我的心都在流血
在完整与毁灭之间
每一处伤口都有痕迹
每拓一次，都是一种伤害
这些珍贵的皮
刮骨疗毒后的虚弱，无美颜
却依然如此完美
那原本的美我敢想吗？

从题跋上大致能看出

它们的传承顺序
每一辈都有人悟出点什么
成为一代大家
可是谁又知道家国灾难面前
它一样是受害者
只因为美
它们被迫全世界流亡
孤本啊
能遇到你
我是该幸运还是怜惜呢？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不懂的
若非对原帖有足够了解
谁又能知道每个版本的字数差
哪个版本里风吹雨打的故事？
它无法悬挂在外面
注定孤独一生
橱窗里，玻璃外，再怎么把玩
也不过是世人一时贪恋
与其迎合，不如自省
哪怕变老，虫洞斑驳
也要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 谈判课与爱情

我坐在荫凉里，咬着余晖
手里捧着第二次读的商学院谈判课
还记得书里那个迟到的人
他让飞行员等了半小时

我在机场的世界里，从没
和飞行员交换过命运
这让我想起高中的文学社社刊里
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把边的教室，最后一排
坐着一个女孩子
她要等一个每次都在窗外
对她笑的男孩

她鼓足了勇气表白
男孩却说，他只是把窗子当镜子
女孩黯然的离开
手里读着文学社社刊

她流泪了
她的爱情竟然是镜子的替身
那本旧旧的书上
印有商学院谈判课的广告

男孩是这个故事的作者
写下故事的时候正读着这本书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写下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里，一个男人
多年后，在荫凉里，咬着余晖
手里捧着第二次读的商学院谈判课
似乎想起了什么

□ 我的南北方

我是北方人
我的焦虑来自南方
在江南生活多年
风景旧曾谙

我习惯了南方
我的焦虑又来自北方
在南方，莫谈国事一片祥和
在北方，司机胡诌一路

我是个矛盾的人
我的焦虑来自我所在的每个地方
北方的热情胜似矫情
南方的热情看似平静

我是北方人，在南方生活多年
我的南北方，其实早已和解
在南方，烟雨中思念热炕冷面
在北方，地暖屋里挂起《忆江南》词三首

□ 傍晚游千岛湖天屿山

人在高处
总有跳湖的冲动
在天屿山，不到 200 米的山顶
一跃而下

一定很潇洒
水花溅起一千三百年前的盛唐
意气少年驾鹤携琴
俯冲到李太白的船上

人在高处
总有跳湖的冲动
白居易红色的江面撑起高处的黄昏
人到中年不宜吟诗，世间应不要春风

人在高处
总有跳湖的冲动
却发现沉舟侧畔千帆过，远近高低各不同
脚下灌木横陈，那就便引诗情到碧霄吧

□ 版画里骑行的春天

版画大于书包的尺寸

单车在手上骑行

一个狼狈的人

行走在春天里

他左眼闭着右眼睁着

看不到夜的终点

原版在寻觅大房子的爱情

也许只有艺术家知道春天在哪里

恍恍惚惚的路灯下

只有树先生和版画是光亮的

光亮想跑出去

树先生想爬到版画里

他在路灯下，停下车子

他看着他手里的版画

一边感叹版画里的春天

一边又羡慕春天的骑行

□ 梦魇

所有死去的，都开始复活
我们交换生死，从旁观看
他们披着我们熟悉的人皮
装模作样，阴阳怪气的
像往常一样统治世界

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真的
它们的虚伪如此明显
我只能看着他们成为残害时光的机器
尸横遍野，血水流着腥臭
像一条拾不起来的河
像一地只对太阳保守秘密的葵花

那一刻，孤单是真的
那一刻，自己不是自己
所有人都叫不醒，可怜的自己
吊着任人宰割，不被人发现
多想大喊停止这无止境的梦魇
却在另一场梦里见到了同样的自己

这大概会一直这样递归下去
从不一样的痛苦中感知一样的世界
那些人已经僵化，不再呼吸
那些人机械的谈情说爱
同归于尽吧，雾霾天里的真实
不放过每一个梦里噩梦的人

□ 车祸

——题记：路上连续遇到 2 只猫被撞死

我们无缘
我们相见
只是一瞬间
惨烈相逢

没见过之前的你
没法预言遇见
你向谁袭来过往
那便是谁的从前

绝美如此脆弱
止于此刻
碰撞无声
大概只剩疼

脸已模糊
泪水流不下来
我看着你忍痛作别挣扎
只挥手几下

血已凝住
心已僵硬

是什么样的恨
当面仆告

是多么大的冤孽
让我撞见
我们无缘
我们相见

是不忍疼痛
还是怜爱生命？
我多想侧身
放下这可怜的相见

车流继续前行
撞死它的人似乎不知
无辜的旁观者
无能为力

哪怕停下
哪怕片刻
哪怕心疼一下
哪怕一点生命的敬意

万恶的世界只有生
给不了你花冢，曝尸路上
恨吧，来生不做猫
也不做人

□ 行走在阳光下

行走在阳光下

这个时间，早上八点多的公园

美好到坦诚，直接

美好到没有任何装饰

我想把这时的风景写下来

水声潺潺，大轱辘的水车悠闲的转着

偶尔沁凉的树荫和绿色

落入花瓣温暖的怀抱

它们在地上也很美

没有孤单，各色花草枝横陈

蝴蝶都飞不过去

在溪水上打转

这时路旁成了它们的装饰

这时，阳光下，我也成了装饰

细想也是，这本是人家的主场

写首诗留下当做门票吧

□ 相聚与相遇

这不是相聚
这不是相遇
一次新的旅行
相遇旧时相聚

这是相聚
不是相遇
上一次的相聚
此时想起你

这是相遇
陌生人的相遇
各自端着往事比赛
谁也不能先说话

这是相聚
这也是相遇
旧时相遇的你
今日陌生的相聚

□ 儿子的再见

宝宝已经会摆手再见
我要出门的时候，他挣脱姥姥
将手伸向我
抱住我笑笑

此刻，爸爸什么都不想要
此刻，爸爸只想守着你
爸爸不要放大的梦想
只想和你一起仰望星空

本来这世界就该如此
本来我们都应该相聚相守
假装坚强的脆弱，却敌不过
孩子一个小小的微笑

他向我笑笑，不说话
他已经将想说的话藏在笑里
不知道多要久才能再见
转身就要记住多久心痛多久

□ 静静地看着他

静静地看着他
所有东西都是陪衬
奶粉，尿布，小衣服
除了被子里裹着的他

静静的看着他
比屋子还静
细小的呼吸，甜美的梦
梦里爸爸看着他

静静的看着他
偶尔侧身，嘟嘴，打哈气
偶尔微笑，偶尔伸懒腰
偶尔挥手向爸爸

静静的看着他
第一次觉得世界好小呀
希望他睡梦安好
有爸爸守护他

□ 儿子

我抱着你时
我们的心离得最近
体温在温润
两颗玉一样的心

我们彼此
听得见心跳
我们小小的心里
放了大大的亲密

你伏在我肩头
我抱着你
一圈好似一年
你长大的样子

我抱着你
你放下了自己
你笑一下
便是长远

□ 情绪诊所

我有情绪，别人说是病
纠结了许久，观察他人
怀疑中不淡定
于是去了情绪诊所

就只有一个屋子
可以变换背景
变换各种讨厌的脸
直到你说喜欢

没有人知道
我要的是草甸而非草原
我喜欢的是羊群与云朵
在夕光中成长

后来才发现好相处
是因为大家都是病人
偌大的病房里，排队，脱裤子
等待万能的社会针

□ 工牌

是谁强迫我们佩戴工牌
像牲口的夹板一样
每次去洗手间
将工牌甩到背后
资本主义的尿，才不会淋到

工牌的绳子深深的勒进脖子
就在我解手的瞬间里
几乎窒息
它在胸前游走
入赘豪门的一样荣耀
已不再

工牌很重，衣食住行
工牌很窄，升职加薪
我那打小儿就有的自由理想啊
像创业想法一样
死在工牌里

我恨工牌的沉重
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
几乎遍地白骨

墓碑一样的工牌上
血淋淋的写着：
“看，这浮华社会里的奴才”

□ 此刻

此刻阳光温暖
小风掀起夏的柳叶一样的刘海
无数小草随风绿起
吞噬春天的劫后余生

此刻车站内
仅我一个人
恬静的站在阳光里
微微的昂着头

感受那春末的温暖
不安与躁动
感受那阳光里的热情
均匀的洒在脸上

就像感受一场摇滚乐里的安静一样
此刻我什么都不想做
我看着阳光
阳光治疗我的颈椎病

□ 湖里的春天

羽毛在天空游走
剩下的只有蓝色的颈椎病
浅浅的水草收缩着腹部呼吸
一定有暗潮涌向夕阳下

踏水而行，波光粼动
像个侠客一样放任自由
这时只需闭上眼睛和肉体的心
在风中听着云与湖水的亲近

当身体轻成羽毛，才有海鸥
当羽毛轻成风，才有飞翔
当风轻成柳絮里毛绒绒的生命
这是不是真正的春天？

只是我走的太快，一直遗忘季节
忘记吟唱这春天里的自由
我不是一个歌者，只是这春天
太快的花与绿色骚动我粉红色的衬衫

□ 买年货

集市上还是一样热闹
小商小贩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哟喝
无论东北还是西北
他们都努力的谋生活

我骑车在年味里穿行
就像世界末日抢购的人一样
仿佛储备足够多的食物
才能迎接末日幸福

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各种疯狂的采购年货
比如春联，灯笼，带糖的姜片
比如买得起的虾米皮

我努力的想找齐每一样物品
春联、灯笼是有的，虾米皮也是有的
在宁夏，找不到带糖的姜片
更找不到一样买年货的父亲

□ 雪夜

手里拿着小王子的纪念款手环
就敢把自己想象成指环王
在夜里、雪里穿行，像皇帝的新衣一样
谁也看不到我
夜晚庇护的再好
也躲不过万家灯火以外孤独的路灯
走过的楼底、屋檐下
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飘出死亡的味道

再往前走，就是村庄与城市
那里睡着无数恶魔
我想抹去来时粗心大意的脚印
以为雪花，可以为昨天掩饰

在一望无际的白色里
我也是纯洁的
我多想无忧无虑的站一辈子
想到片刻后我将进入棺材一样的电梯楼房里
怎么也迈不出一歩
我愿一生一世
在夜里
接受雪花的洗礼

□ 秋

夜里闭上眼，关上灯
忽的觉得床忽悠一下动了
像倾斜的棺材

明天是起不来了
除非秋天
除非早上的阳光是设好的闹钟

吵不醒的成熟在路上
啊，九月，孕期的孤单
太阳神在守护

一个孩子，在草甸上
像剖腹产取出的婴儿，在金黄的血液上
啼哭，并祈求安宁的转身

□ 秋

叶子是风摇落还是自愿
此刻聪明人都默不作声
听任它吹着无名的小树
树上偶现三朵自由的红花

小路跟着树一起摇摆
像可怜的小狗在讨好主人
在大自然的主宰面前
任谁都该明白：哭闹不如忍受

该节制的时候
伪装好自己的情绪
拿自己当贡品一样养着
等待最后的光荣

这时我无意去感伤什么
只是一个早上，一片叶子
轻轻的从树上飘落
交出入秋的钥匙

□ 秋

还是那条熟悉的老路
眼神和欲望要洗劫天空
我一个人近中年的人像个孩子一样
背着包，蹣脚望寻那秋

秋是那一树一树的叶子
秋是那渐行渐远的飞鸟
秋是那你身前的女人
秋是那许久之前没有来生的往事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叶子翻上映着些许阳光
它们努力的围着垂老之树
是老人最后最美的衣裳

如果可以，我愿这时间静止或回退
如果可以，我们都不去翻看往事
走过去吧，别让前方忧伤
一棵树会比另一棵树叶子衰美

□ 秋意

离开或者躲 都是到另一个地方
信仰或者救赎 都不自由
谁也不愿在秋日下曝露
寒冷将至，一场秋雨
在洗手间里响上一晚

似乎有所得又无所得
打转的世界，叶子或者枯黄
你摸到的冬天的田地
大雁长鸣，一群鸟粪
不知又播种到谁的心里

旷日之下的诗者，唯静可心
那就隐在无边落寞下吧

□ 秤

你拿起秤，它一定是倾斜的
它一出生即是如此
我们强迫它像天平一样
做着交换的皮肉生意

它本来可以铁是铁
木头就纯粹的只是木头
连绳子也不必拧在一起
它们曾经都是散慢的孩子

是谁创造了它？给了它生命
肉体，以及使命
枷锁像生活下的套
它反复的用自己衡量世界

是谁强迫它，卧薪尝胆的活着
佯装没有脾气的羊
骨子里铁铁的心，向地球示意
唯有不一般的忍受才能决定他人的价值

□ 太阳与早上

早上，为何拥挤
日头尚还在被窝里挣扎
像是被母亲责骂的孩子
光着身子，掀起被子

仿佛这地球就是间小屋子
我们都再熟悉不过
远离洪水猛兽，追杀的梦
会被认为，书看多了

可谁又知道一支铅笔的故事
谁又操持整个早上
将食物供到足够高的位置
食用之前，请先膜拜

太阳已经爬的很高了
它有了更多人的梦
早上出生，晚上死亡
每一天痛心的打量世界

□ 日记：8月28日回家

袋子没变，里面的东西也没变
只是一千多里路，歇了火车
歇了一晚上的星辰与梦
又要拿起这个重重的袋子

我的手好疼
大概是昨天拿了太久
红的像刚出来的太阳
新鲜出锅的烤地瓜

饥饿在早上又撑了半里
袋子已经磨平了大理石地砖
它使我的手越来越痛
像要割断一株玉米一样

我反思，观察疼痛，袋子和来时路
袋子没变，只是路远了
袋子的带子已瘦成一把信任的刀
随时准备与我的今天玩命

□ 听任风和早上呼来唤去的幸福

有多久未见？低语
听风倾诉，像老朋友一样
用最舒服的姿势坐着
走过，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在风中，静物都会自省
我们已被成人的世界绑架
高楼上见到的太阳不是太阳
远远的小水坑我们都害怕放大

粼动的水与芦苇低舞
一只草叶轻抚面颊
身上衣服鼓起的波浪
被鸟儿或红色蜻蜓的叫声惊走

也许这才是世界吧
放大的绿的舒适区和渴望呵
从一边到另一边不一样的风景
难得停下来，抚慰，相互道歉

□ 灯火与清晨

谁拉了一个渐变色
从夜晚至此，奔袭
却无功而返

那蓝色如此纯净
那橙色还有几分羞涩
难道是月亮老师点她背课文么？

星星只有两颗
睁着大眼睛，努力的
想听明白点什么

可是，能听明白点什么呢？
窗外一绳子，串住风
裹着月亮和星星

它们只是数字
我站着，望着数字很久
它们还是它们

只是天空淡了
如果翘翘脚，远处万家灯火
已陪伴，亮了太久

厕窗就只有那么大
低一点，就能看到更多
灯火与清晨

是窗子太小还是灯火不够高大？
我知道，此刻不会太久
不用太久

我已经可以看到灯火
收起翘脚，收起星星
只有月亮吊在绳子上

原来，我和清晨的灯火正比
它在走向告别
我们才越来越远

我假装蹲下
蹲到看不到，那万家灯火
一会儿还会再见，是吧？

□ 夜晚偷生记

从电梯走出忙碌的一刻，黑黑的世界
是我深深的恐惧

仿佛一口断头刀
沉重的，禁不住一丝空气

就让它落下吧，死神已闭上眼睛
远处和明天是夜晚另一个陷阱

即便不被电梯切断
灵魂与身体也终将分离

即便不被夜晚的狼群吞掉
茕茕之下，夜晚是一个人和群狼

孤独已无亲人
绝笔诗一样

觉醒自己意识的片刻
又被睡梦和暖床绑架

晚安，无能的自己，不喜欢的今天和夜晚
晚安，不值得尊敬的忍辱偷生

□ 湖边

这是一个小湖，环湖一周
也不过个把小时，消遣或徒步
消减这一刻的烦恼

此时，岸边已无荷花
此时，芦苇已备好冬装
此时，水和岸亲吻，不忍离别

它太小了，比不得青岛的海
也比不了深圳、汕头的大海，一眼望去
海就应该看不到尽头

是湖太小，还是我太大了呢？
如果我像一个蚂蚁一样，走在湖边
是不是也是一望无际呢？

如果我再高上一万倍，是否
也能望见海的那边，一样望海的痴人
徜徉在巴掌大的湖边

□ 意外事故

一群包子挤在一起
蒸笼似乎承受不住压力
喘着粗气，不小心的另一端
几个包子，跌落下去

溺水，全部死翘翘了
这是一次意外，可预见的意外
大概只有蒸笼是目击证人
它们的尸体成了饺子

可以是殉情、他杀、迫害、党争
一切好的、坏的原因都可以套上
像衣服架子一样的模特
感受观众的美和卑微

我只是讲了一个事实，包子
从蒸笼上掉下，溺亡，变成水饺
这只是一次事故，甚至上不了报纸
谁又在意参与者的器官感受呢？

□ 小夜曲

灯光灭了
湖也睡了
几棵树
默而不语

不再有鸟
更不会遇见熟人
拿起电话
打给月亮

我看他也挺孤单
一条小路
像一张餐桌
它坐对面

这时该有酒
越烈越好
这时该热闹
越吵越好

我就这样
安静的坐着
喝着烈酒

千杯不醉

偶尔敬一下
对面的他
举起杯子
不多说一句话

任世界再热闹
也在心里
任人们再想安静
也无法安静

风儿拂睡多少孤儿
它也累了
睡在我左手边
第三棵树上

谁也不知道我的心事
是这安睡的湖
听任风眠
在月下沐浴

再也没有世俗
男女成见
哪怕片刻肆意
让光亮舞在身体上

爱人呀睡吧
这片刻是我欠世界的
让月亮劈开我
晒干孤独与哀伤

此刻必须忍受
此刻不会太久
明天，我将还给你们
往时一样的我

□ 《菜根谭》记事

小时候家里不让去台球厅
就连租书的地儿也非常少去
偶见一本菜根谭，借诵半年
半年后，赔了老板十元钱

那是 1997 年，十元是个大数
那一年洪水，似乎和我没关系
虽然家里都为明年吃饭犯愁
而我只是傻傻的看书，不知心疼

书的定价是 0.36 元，已经很旧了
至少是九零年以前出版的
泛黄的文字显出我的稚嫩
后来才庆幸，那时无知的勇敢

书其实没丢，是我私藏了
附近的几个镇上都没有这本书
无知的年代啊缺少书籍甚于粮食
我们傻傻的交出昂贵的青春

□ 人到中年

(1)

人到中年
还需要别人提醒
仿佛不在体检表上填年龄
还可以熬夜吹牛谈理想

人到中年
不知愁
如荷花，藕未成
花开正好

人到中年
无暇愁
儿子的欲望已站上肩头
俯视皆趋势，应变到白头

人到中年不敢愁
一愁就白头
对着镜子拔掉三十几根白发，告诉自己
“还只是中年，不必愁”

(2)

三十了，开始剩饭
不再每一餐碗都吃得干干净净
不再是节俭传统
只是要吃好而已

三十了，开始寡言少语
说话之前先思考
沉默在内心的热情
只留给可爱的人

三十了，开始节制
不再奢求物质或帮助
慎独每一种美好
守护自己拥有的一切惦记

在有限的人生里，我只想
做好满足的百分之一
是不是好人，已不重要
但求我心光明

□ 我的春节与三国

这是一年中最重要日子
排兵布阵，已经准备了很久
此刻的清晨，草木皆兵
任谁一挥手，都是百万大军

听不出是谁家的鼓声
那也许是一种攀比吧
看不清是谁家的灯笼
高高的挂满喜庆

遥想当年之雄心壮志
坐井观天亦能高谈阔论
白门楼吕同学之独断
隆中小亮之谨慎忠心

这个春节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手一挥，一江的水呀
似乎风一样，挂到远处的桥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谁伤害了我的节日

谁伤害了我的节日
送我悲伤
谁让我悲伤
送我节日

我是跟着月亮来的
它累了，瞪着大眼睛
它不说话的时候
永远含着泪水

别和我说团圆
这世界就不曾团圆
一半人庆祝，喝下
另一半人的眼泪

这平常的日子
谁让它是节日
本不该悲伤
悲伤也很平常

□ 今宵河凉

今宵河凉，我在夜晚这头
而你呢？
执着云彩
在桥的那边

今宵河凉，默默然临水，起身
借一尾小桨
明明可以渡过
你却说，我给你准备了喜鹊护航

今宵河凉，我已至河边
对岸星罗棋布
一盏盏明灯点亮千家万户
我身后的你，却只字不提
银汉迢迢，莫非当真如此难渡？

今宵河凉，斗酒亦不能壮志
我那一点如水一样的寂寞啊
总是在别人相聚的日子里
悄悄地
用我的悲伤点亮别人的幸福

□ 节日

这是节日
无处不在节日
注定今天
要像个节日

这是节日
不需要提醒的节日
大家都在表演
你不可能不知道热闹

这是节日
文字能够表达的节日
安静的炫耀
读者并不快乐

这是节日
到底是谁的节日
不在心中的节日
不属于任何人

□ 甜蜜的毒药

——某电视剧的观后感

我爱着的世界
谁放大了矛盾
又拽上三五个狐朋狗友
各执己见
装腔作势
看起来谁都对的争论

那远去的伤痛
我们都没长心
那多次摔倒的地方
已长出老茧
那所谓的经验，在无数次好为人师中
打磨成真正的利剑

电视前救世主一样的我们
局中人一样的糊涂与愚蠢
或感性或理性的不惑中
寻找着不惑的解脱

当别人的人生可以看见倒影
当无事生非的认可再一次曝光

当伤疤疼痛已悄悄的愈合
我想，时光已令人忘记

可怜的是聪明人
中了圈套，又付不起眼泪
还未看完，就已经起了戒心
它背后的辛酸
无数人讨论的不眠不休
无数次寻找众人内心的闪电
劈死那个叫编剧的小人

□ 剥鸡蛋

打开装鸡蛋的箱子
我们埋怨如何剥开
可知这一个个的蛋包起来
是何等耗时的事儿

一个一个的剥开
我的心愈加沉重
包蛋的纸是小学的题
我却一道也看不进去

摸起一个，我就知道
买蛋时的情景，讨价还价
为儿女相见而高兴
和不知疲惫的包蛋情景

我没敢和媳妇说
如果老太太没死
以后坐月子的时候，一定
还会有一模一样的六百个

一百二个蛋，碎一，破二
用一本书的纸
包满了许久许久的沉默
和二箱剥出来的鸡蛋

□ 城市

树木，女人和天空都装进了包装袋
拨不开的雾霾
厚厚的口罩，还有熏黑的皮肤和内脏

每一棵树都是行路的陌生人
即使撞到了也没有疼痛或者愧疚
即使微笑也看不到阳光

向日葵已离开的地方
繁忙或者流浪
抱着红绿灯取暖

我走过，再也不会回去
旧时的草甸呀它依然茂盛的生长
它不孤独

□ 蟑螂

一只蟑螂在马桶边上，它似乎想爬上去
几滴尿，大雨冲垮了它所有幻想

它翻着身子，浮游在声色犬马中
似乎堕落才是偶然灾难的解脱

原本它对这世界充满着好奇与希望
现在却只能随遇而安

它再想上进，却重重阻碍
马桶壁太滑

按下马桶冲水按钮的刹那
我的心痛了

“哦，我的生活”

□ 苦杏

这是一棵苦杏
从前就是，一辈辈都是
叶子从阳光中诞生
而苦杏从人口中诞生

爱呀是多年的苦经历
口口相传的一点甜蜜
坐在门口的老奶奶将死的时候
才吃到孝心孙子的苦杏

她从小就生在这里
守着苦杏，从中年到现在
一辈一辈中的教导都是一样
苦杏啊苦杏，不能尝食

而当她尝到苦杏的时候
她的泪水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握着奶奶手的孩子，五岁了
已听了很久，苦杏的故事

□ 七月六日·夜骤雨

一定是谁做了坏事
一定是冤孽冲撞了农历
闯祸的猴子已死去多时
正安静的等待投胎

安静的等待就等待吧
干嘛要吓唬无辜的孩子呢？
晚上应该约几个风和日丽的情人
应该对坐一晚上的醉夕阳

或许是谁的相思触动情欲
干燥的六月底，王母和月老
一起弄乱了花朵的世界
他们的亲吻过于强烈

这时候已无法补救了
泪水已印上夜晚焦急的名字
该是万物都有归属的时候了
一切安宁都含在危险嘴里

闭上眼，轻声道一声晚安吧
再也不用大呼小叫了
我多想拥住远方闪电的怀抱
孤独的夜晚必将流成明日的河

□ 清洁工

望着一个清洁工
只要十秒钟
你就能阅尽沧桑
你能看清皮肤里的阳光
细小的山川以及皱纹
甚至是她眼中
悲伤或者哀怨的河水

请宽恕我的幼稚
我被她的脸灼伤
起初的怜悯已消失殆尽
我开始害怕
但凡不努力的孩子
是不是都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年少无知的经历啊
缘何放大至此？

她拾起别人刮过的彩票
若有所思的翻看
她看了一眼太阳
将一整个下午的日子
收到口袋中

□ 纸帆船

(1)

我知道桅杆多么脆弱
前行的路上看不到一丝灯光
茫茫的大海，风啊
要往哪个方向吹呢？

我心中痛苦而明白
远方是一个温暖的国度
如果度不过着不可渡的海
将成为这海中捞不起的沙

(2)

你看到很多纸帆船在海里行进
是一种探索的希望还是担心呢？
海水会渐渐打湿它们的衣服，鲨鱼出没
一只只船，在游人眼中沉没

终有一天
你会发现河的两岸没有游人
你不过是一只海里的船
站在自己的船上，看别人，感叹

纸一样的人生
生老病死，无一例外
“如果渡不过这不可度的海，
将成为这海中捞不起的沙”

□ 雨后

雨后，新贵们都出来了
平日很少见到的世界
从前像一个蒙板加到时间上
从前都是老照片的样子

雨后，唤起多少从前的记忆
雨滴像小时候一样顽皮
天空像一只有爱的猫
舔亮了叶子上的清晨

雨后，又多了很多诗人
装腔作势的抒情一段旧意
她们灰尘蒙住的心和往事
像兜售被擦亮的手枪

雨后，我说了这么多美好
雨后，我将反省中做出总结
擦亮这世界是多么伟大的事儿啊
它是这世上
最好的创业项目

□ 今天有谁来造访你

已没有到家造访的概念

已没有邻居

已没有儿时的小卖店

大大的超市

空旷了多少人情

已没有上一辈人的乡村生活

已没有亲戚间的走动

已没有玩伴，还在老地方

入了城

却没有了乡

而今数不尽的人情

往来都当成麻烦

而今数不尽的利益关系

像伤口

大家互相舔舐

而今能剩下的，知道还活着的

才是朋友

而今我的造访者

一个人能扮演好多角色

老幼病残孕

在通往未知的路上
唯一不变的，只有衰老

而今我必须时刻准备
生命的股盘
小人物的世界
像老婆一样的爱
有助于减少伤害

而今我必须盛装等待
无论造访者是谁
我都要客客气气的招待
像对待大客户一样
哪怕是装孙子
也要从容的接过单子
死亡或者衰老
从来就不应该是大事

你好，造访者！

□ 起床

他最大的梦想是如果有钱
在三环边上租一次房子
每天睡到自然醒
步行二里地
看看花草，公园，地铁边的清晨
最好有二三个美女经过

他最大的梦想是如果不满
果断的将辞职信用到老板脸上
然后开始一段旅行
一个人背包
青岛也好，丽江也好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他最大的梦想是如果可以
找一个乖巧伶俐的女孩
不谈房子的爱情
不见家长的相亲
像小时候玩过家家一样畅想
美好的夜晚有星星划过

他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周时间
将自己洗的白净

在舒服的大床上
裸睡，三天三夜或更长
吃一顿像样的大餐
装装绅士一样的风雅

他最大的梦想是不想说谎
年纪大了未娶，无房亦无面子
就连做个梦也不那么美好
现实的床落枕的腰啊
起床吧，可怜的打工者
又一个挤地铁的日子

□ 代码赋

人是从苦难过来的，出生
最大的苦难，像一堆代码
从工程师的手中临盆
是血淋淋的生命财富

它要成长，它的奶粉是时间
是工程师的汗水
为人父母的总有一种情节
它是我的，它必须比我过的好

于是开始调教它，识文断字
勾引邻家的女孩子
这叫对象间的关系
给女孩子送纸条或者借磁带
这叫对象间的消息传递
它们可能分手也可能结婚
如果分手它的返回值是空的
它们将一无所有
如果结婚
它们就会生出一个孩子
它也有迷茫与不惑
像试卷上的墨迹一样
在交卷前

可以任意修改

我愿意将它比做人生，而非出生
像一首诗，反复的修改，处理
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推敲
在代码里，它叫重构

哦，无比渺小的代码啊
你快快成长吧
你去祸害更多的人吧
认知与纠结里蜕变
在需要勇敢的世界里
做一个成熟有担当的男人

□ 人生

种下草莓未熟的春夏
被煽动的黄昏
井旁落不下去的日子
像一条小路，裹着温暖
像一个梳妆台，静候美好

种下蒺藜和杂草的疼
等着露水去软化
旧伤犁过再种庄稼
请给我花朵
请给我拾掇青春的时间

多年后我默许了童年
它野蛮的与往日叙旧
神啊，我已经见证选择的苦果
一路走下去的白发里
唯有一点自尊：坚持下去的美好

□ 冬的十四行

裸露的树，手伸向天空
似一种无知的欲望渴求太多
稀疏的叶子如头发一样
已遮不住季节的真实年龄

我就这样经过一条路
高大建筑物彩色的 LOGO 下
谁家的烟囱嘘寒问暖却不愿提及
一个城市的名字和心上的痛

坦白吧，冬天
一个冰冷的城市没有早晨
早晨在拥堵中 重复流产怀孕的悲剧

坦白吧，没有人高兴
忧郁是一堵翻不过去的墙，站上去
望见懒散的日子 泪流满面

□ 纯洁的恨

如果恨一个人，刻骨铭心的恨
像是谁偷了过冬的粮食，爱妾和前途
虔诚的诅咒吧

“愿他一生幸福，做他一生羡慕的我
给他纸和笔，以及诗人的伟大”

如果恨一个人，咬牙切齿的恨
过往的不是爱情的庄稼车，在沿途
伤了多少秋

如果他还在，如果不能原谅
如果一切到了时候，必须了断

愿主赐我一片可以安放羊群的草甸
我要枕着向东的流水，与葵花对卧
听着别人的伤心事儿

如果恨还在心中胡子一样疯长
自宫吧！上上个世纪尚有纯洁的恨

□ 痒痛

当针刺入，是长久平复外的一点惊喜
肌肤似乎渴望已久
是什么样的麻木生活
怜人之境遇
似乎与己无关

多希望一切都恒温，万年不变
不再有叛逆，车祸，惊喜，或者变异
药水注入身体，入山之深处
与痛无关，是习惯

多年以后，再无痛
便忆痛
捂着屁股上长死的针眼
回味一生一种悠长
只有
曾经的痒痛

□ 你总有无尽烦恼

你总有无尽烦恼
而我也不是例外
我多想像明月一样
投下朦胧身影
却不让你抚摸
我那日渐褶皱的脸庞

你总有无尽烦恼
偌大如草甸一样
你偏偏不留在草甸
你偏偏要寻找风的足迹
梦中的草甸啊风一样
想抓住
却不盈一握

你总有无尽烦恼
许是那久远之地才有河流
许是那河旁才流淌葵花
一万年都是一样
回不了头
向前看，向后看
都不自由

你总有无尽烦恼
时光啊照亮你的烦恼
像裸露在草甸的石头
像人到中年
谢光的头顶
烦恼就这样烦人
赶不走

你总有无尽烦恼
你的烦恼，你自己也说不清
一万种可能都源自某个星球
而世界种种
佛能参透
佛却不能活在谁心中

你总有无尽烦恼
本是无穷无尽的烦恼
你能漂洗，石上捶打
你能将之曝于强光
你没有勇气
只好忍气吞声

回到草甸吧
那才是好你的世界归处
真正烦恼！

□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泥坛上有着去年雨水来过的痕迹
去年的草色早已褪成今天的预言

坦露的甸子上，碱土地
被草的残根装扮，白白的
是一群天上赶下来的羊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不妨低头，看看风景，看看石头
一片云会幻成喜欢的人
一块坚持可以把玩一生

心上的河再大大不过海
就让这无边无际的乡村美景
在心上，荡来荡去
携着一抹淡淡的欢喜

□ 草甸之子

草甸上最孤独的王
守着它的疆土
像宝一样，只是它的宝
像种在它心坎上的草
像经过它身体的溪流
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
这里，包含秋天，都属于伟大的王

它常常很慵懒的坐在去年的脚边
风吹来吹去，莫名的经文
使得它心烦
于是它将羊群赶到天上
将葵花赶到溪水旁

绕来绕去是那潺潺的流水声
在这里，谁也不认为王是一个孤独的人
子民总是贮藏美好然后酝酿
放到草甸的某个角落成为风景

王并不孤独，只是别人的孤独
孤独源自陌生的寻找
孤独源自内心无盐

它每天都清点草甸的一草一木
然后告诉它的子民：
先于王的幸福，才是幸福——

□ 在淡淡的秋季

在淡淡的秋季
我没有告诉你什么叫守候
什么叫期待
所有的花朵都亮出
秋的身份
在我们身边
走来走去
那狗尾草被遗忘在山坡上
风拂过来
吹奏着莫名哀伤

在淡淡的秋季
我告诉自己，这是秋天
孤独的日头
又开始渐渐变大
河流开始学着平静
那一片片热闹的葵花啊
它们仰着头
又在叹息怎样的秋

在淡淡的秋季
我不是一个人，飘在风中
我知道世界悄悄的

进入另一个童话
这时候是否该收藏快乐
痛苦为壳
——收入我过冬的书房

在淡淡的秋季
是那么惆怅，我点燃
田野里夏的绿
草的青
点燃叶子，以及远方
我以为世界将要遗忘
不再有什么在心中
不再思念
不再想像
可几只雁
啼碎了我久久的思绪

时间不属于我，它只许诺远方

□ 离别寄语

从明天起，洗心革面
不再走进任何人的世界
种花种草，不要再被事扰
不再为人烦恼

我有我的事业
不是随波逐流，听风是雨
我要完成我的事业
不断跌倒爬起，奋斗不止

如果我有一天忘了谁
请及时提醒我

如果我看不透这世界
便不会再去伤心

走吧，去另一个世界
学会遗忘，所有可以遗忘的事

遗忘也许是另一个开始
也许是一些人一些事的终点

□ 鸽子会把什么带向远方

鸽子会把什么带向远方
白蒙蒙的早上，落满阳光的影子
小白楼在林中矗立
那是哪一个世界啊？

也许眼睛不曾落到的地方
菌类落地，兹长成我们的肉体
在明媚与哀伤之间
我们不动，是一株植物

每一季都浮着自己的水珠
每一天都要露出它白白的肚皮
每一种草都有一种裸露的表达
无论谁，在时光面前都很脆弱

向往远方
在一群和平飞过的地方
一个原始野生的灵魂栖居地
有沼泽是爱，大家难过

□ 镜中秋

一片光亮的鱼鳞

一片有记忆的水

在梳妆台前，我静静的坐着

坐成一株小菊花

苦守黄昏光和影的美好

点点秋风吹乱我的衣襟

那叶子上的影子

悄悄的

对应我猫一样的瞳孔

我喜欢擦亮我的镜子

我的影子已悄悄印入那水中

在我身后在我的反复中

恋人正微笑我的温柔

而泪水滴在镜子上

我无法躲过湿骨的疼痛

你是远方

你是另一些人的秋

□ 蟋蟀小夜曲

夜里我鼓琴，夜色薄了
你来到我的小院，不期而至
当时我将全部心思
寄托在我手中的琴弦上
溪流悄悄，从手边经过
我的小院里半截月光
浸泡在水缸里，洒满房前屋后
这夜晚多么适宜思念啊

当时，我倚着一点夏的清凉
在小院里，花朵随琴声开放
仿佛我心上的曲子谁都可以理解
满天星斗默默的注视我窗前
哦，我的思念，我的光亮
悄悄如微风倚在我的胸前
我有太多情意已浓入夜色
我怕见你的时候，满嘴旋律

悄悄的放下手中的长琴
小院里已溢满夏的气味
月亮在我的对面傻傻的思考着
莫不是他也有远方也有思念
我懊恼自己的矮小与无知

只能用我手中的琴为你轻弹一曲
不喜欢的人一定觉得琴声可憎
喜欢的人但愿你能从中听出生活

□ 明日幸福

暮色中，我没有悲伤的走着
一群大雁追随流光溢彩的云
那阳光悄悄坠入沉思
和羊群一起走如我的世界
羊群啊，我和谐的寄托
歌声使云害有少女的羞怯
在渐渐拖长属的阴影里
我在你的眼光中成长

最小的火苗已悄悄熄灭
已悄悄，化成你身体的部分
那烧红的温柔
那点点属性雪的组合
那暮色中蜜蜂携着小手的葵花
水痒脚心，行在草尖上
在一片光亮的左边安睡着蚂蚁
你我赶着羊群，向西，向西

走向草甸。一片广阔的世界
光亮的部分一如鲈鱼的脊部
我在沙丘上瞻望，远方，流水
用我的笔圈写这美轮美奂的季节
我的眼睛和雁一起风向远方

一条小河从草绿到青黄间蜿蜒入心
我发誓，当我找到理想中世界的和谐
搁笔，并将美好与你藏于脑中

□ 松树下的秋天

在路上拾起一片叶子
轻轻的放在手心上
向着阳光的方向，默默站着
站成一颗植物

蚂蚁，我的兄弟啊
早早的置办了冬装
对于季节的钟爱
也许只能在洞口扒望

把所有事物都赋予美好的想象
把所有的故事都写成童话
把所有喜欢的花都命名柠檬罗勒
青春是有梦想的流水

那松树下的秋天
我和一株草一样，租用阳光
平静将我心梳成一段绿
但愿我心送你一点欢愉

□ 星空漫想

像量天尺一样，鼓起勇气
向夜晚迈出大大的一步
我知道，离星空还远
我只是想给未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像烟花一样，一飞冲天
燃烧，绚烂，哪怕变成一缕青烟
我知道，生命和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只能努力的，不错过每一颗

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仿佛一切，只是向死而生
我们站在星空下，无限渺小

其实你还是你，夜还是夜，星空还是星空
缺少的在补，想要的在继续
在无限的找寻中，一直都是自己与快乐斗争
散落星空的战友，像极了无数个自己

□ 我来的时候风景正好

我来的时候风景正好
一条悠长的小路挽着树木
流水和风车在石头边嬉戏
旁若无人一样的亲近

那水里的植物更加鲜艳
映衬着不一样的风景
我蹲在石头旁
一株狗尾草蹲在我身旁

我们一起看着水流与碰撞
一波一波的洗刷绿色的倒影
不动的世界太枯燥了
有一辆风车和流水是必要的

一个上午我只有十五分钟
它已经占满我一整天的幸福
当我晚上再过来，水和风车都停了
表演太累，它们晚上也要休息

□ 爱首先是自私的

每次在外面我都会骂人
媳妇会说我，不能这样
我想，在你这儿我不能发火
在外面我也不能吗？

媳妇照顾儿子非常辛苦
对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温柔
我知道，她所有的精力都在孩子身上
哪里还有时间管我？

媳妇把好脾气都用在儿子身上
所以我不能生气吃醋
我把好脾气留给媳妇
所以对外人不好，苛刻

看到媳妇把儿子照顾的那么好
我就特别开心
我不爱这世界，只爱你们
你们才是我的世界

□ 叶子落下

叶子落下
言语一样
它只顾着落下
我也只是听听而已

叶子落下
在窗子前
叠成一幅
无人打扫的画

叶子落下
大地的痛
隐忍的碰撞
割裂傍晚的余晖

叶子落下
叶子一样落下
自以为美的落下
落到言语中...

□ 在火车上读历史

生平最冷静的时候
都在读历史
生平最不淡定的时候
都在火车上

远方是吾之去处
窗外是山水的远方
匆匆铁轨交错中并行
碾压骨头与往生

像一幕静默剧
痛的撕心裂肺
像时间的角斗场
勇气与死亡双生

火车继续走着
我望着窗外
偶尔翻开书
想起今天的历史

□ 补身份证记

身份证丢了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家
拿着户口本和购房合同
罪犯一样照相，四十块钱
二十天后，我再回来一次
终于取到了三个月不见的身份证
再也不用黑户一样
像小商贩被驱赶
再也不用兜里揣着一打临时证明
却还要再开一张新的

我是沮丧的
明明就这点事儿，稍稍有点脑子
都能想明白
一心想改变世界的屁民，在高速上
就该被开倒车？

这事儿也是有好处的
今天去厕所，无纸
一摸兜，一打还没来得及扔的临时证明
不就是一打纸吗？
虽然有点硬
虽然只有巴掌大小

我把大头照片——取下
向辉煌抹去

那一刹那
我竟还忍不住感动
临时身份证上，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深深地印在屁股上

□ 写给好友

多一些爱，才没有怨恨
多想一些好，才能更好
一个女人，带着你的孩子们流浪
找不到家，找不到爸爸

好心不是爱，好心只是好心
你不是你，你是日月以外她的唯一
多少美好都死于相互的不理解
多少不理解都是可怜的自作自受

唯独只有怨恨能让人镇痛
可那是毒药，饮鸩止渴
唯独站的高远才能看的更清楚
你却选择逃避，在自己中禁足

内心清明的人大多隐于俗世
非不争，非不忍，非不恨，非不怨念
只是在心里有这世上最重要的美好
其实，做一个有爱的俗人也挺好

□ 入秋

明亮的墙，一条小路
春夏随风而至
又随风而逝，我踏歌而行
走着走着，已是秋天
已冠盖青黄已草木经霜

谁还记得那一年的往事
大家都陌生的望着时间
这墙明亮的像镜子倒映青黄
这路宽敞的像大道人人徜徉

清风微醺这一种秋的淡雅
不知谁家的公子执笔画秋
画面中稚嫩纤细
隐去了远方，隐去了烦躁
隐去了过去，隐去了喧嚣

明亮的墙，一条小路
我知道我的心像一只风筝
我渴望美好的心事胜过往事
于是，小路引路
进入了秋的新房

□ 写给幸福

夜晚被灯光萦绕，我眼前的光影
是谁的世界
仿佛遗失才成就价值
星星点点的回忆
在人们过时的唾骂中永生

我就是那个童话里流放的王子
远离了草甸与羊群
远离了我的女人，以及整个季节的温暖回忆
我多么渴望乘风归去
睡在你左手边第一棵葵花上

那些光景坐上远行的客车
正唱歌的蟋蟀 转眼就是秋天
我的泪爬不过明亮的碱土
溪水轻轻 眠于无争的世上 它只爱葵花
如果春暖花开，可以没有大海

可是我日夜思念幸福 北极与南极
三十纬度 二个季节
且让这白云放歌 替我向你问好
我承诺的生活 八十年的粮票
——兑现成 执子之手 一起变老

□ 星空

萤火虫是偌大星空的点缀
很美，我却不高兴

一个个廉租房的打工者
是谁在驱赶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很快就换地方

很快就消失了
像手机流量一样
从城里消失
到更小的城市去
比爱情消失的都快
每天的工资是一盒盒饭

它虽照亮了天空
却无比孤单
唯有群体的牢骚是相互取暖的信任

无尽的夜啊，卑微的人
要么离开夜晚
要么继续悲伤的
单曲循环

□ 孤儿

每个人一出生就是孤儿
因为害怕，见人就哭
想礼貌，和这个世界握手
却羞于表达，假装认生

孤单就孤单的清白
即使赤裸的到来，一丝不挂
即使初次相见也无拘无束
无耻的忘记所有人的前世今生

面对一些孤单的人更加孤单
鲜血或手术刀是过去的恐惧
在众生的期望中，生血有肉，祖先模样
在妈妈的的肚子里学会族里的规矩

生养我们的人痛苦并快乐
强行搂搂抱抱，偶尔还要强吻
那是的我们还小，不懂反抗
认亲，并延续上一代的期望

□ 秋天

当春天可以预知，一个秋
会不会更加美好
叶子更慵懒的磕着阳光
铺满所有前人经过的路

像一条河，已过了上游
它可不可以预知明天
天空若有心，必将远方打开
任大家各取所需

其实贫穷也好，无知也好
都是生活编织的思考
当你发现自己是蛛网上的猎物
是不是死，也不愿活到今天

一场车祸撞伤昨天
一场爱情快进到了离别
已预知的结局过早让人彷徨
少年啊，彷徨且彷徨的无知一样吧

当叶子在心中打转不能下落
当声音清脆的在早上无法拾起
当无数细节中规中矩的睡眠
烟花一样，已不容后悔想象

愿每一个人都放下去年的苦难
让草甸预知一切灾难与幸福
和所有痴人一样，假装死去
与人方便的盲目的爱着世界

□ 秋的痛

衰老是一片叶子
成熟是不能摘的果子
候鸟开始放弃旧习
叶子要入土寻暖
我只能说
寒冷是直接的痛

痛来自季节
而真正的痛看不见
它刺入你的身体，不知不觉
比如秋天
比如胡子，手臂
比如叶子
或者果子一样的心

这些都是因为成熟
一个表象是深沉，少语，颜色加深
另一个表象是欲言又止
而秋的痛
是只有叶子知道的
一阵阵经血

叶子像刀子一样掉落
伤了秋

将秋赶向更远方

□ 2017

这一年特别快
孩子已经快一岁了
我也出去了一年
许多心酸许多感谢

她觉得慢
她只做了一件事儿
照顾孩子，辛苦更多
感恩更多

媳妇给宝宝扒橘子
将橘子皮扒开
将橘子肉分几次
送到孩子嘴里

我给媳妇扒橘子
直接送她嘴里
宝宝拍拍我的肩
一定是嫌我送的快了

□ 游戏有感

像戏子入戏

在游戏里找到主角的感觉

这时鸡汤作祟，歪解敬业极致之意

心安理得的，及时行乐

人生之庆幸，可多开一局

奈何人生苦短，只能局里论输赢

悲乎，人生已短，苦日子还长

为何只能在游戏里得过且过？

像小时候偷吃东西

总想着吃完这个就不吃了

于是一局接一局

在忏悔中，继续忏悔

如果说摧残的自信在游戏里找到补偿

如果说虚拟世界满足了一时欢畅

那么反哺现实的只有

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

□ 去年此时

那是去年这个时候
树叶已绿，池水微恙
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
写下一首温暖的诗

那时我身在阳光里
一年中少有的悠闲
那时我躲在荫凉里
享受明亮的温度

我脑子空空的，一无所想
我不记得过往的世俗
也不知道明年今日
再写一首怎样的诗

大概幸福就是度日
有过欣喜也有平静
它们是一串串荫凉和阳光
活在我快乐的文字里

□ 从机场下来

从机场下来

我循着指引，从落地到出口

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下来反问自己

出发和离去又何尝不是另一段旅程

如果说

年龄是生命的刻度

那么生前和死去

也是生活大积木的两头

为什么来

我默默地问自己

我循着时间，目空一切

欣喜而茫然的不知到何处去

我反复想象，比较，辨别

似乎那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

做好每一个桥接点

承前启后，猥琐且优雅

□ 那一轮明月

那一轮明月，在空中
被云纹包裹着
像嵌在一块石质温润的砚石上
明亮的如此耀眼

灯光辉映在月光中
月光交织在秋色里
在我头顶脚下，秋色微凉，月色满
仁慈且友爱

头顶那一片凄凉之地
蕴藏了多少美好
嫦娥，白兔，广寒宫
都是朋友圈的第一手材料

快乐如此简单
我在去厕所后
抬头看了一眼月亮
又回屋里了

□ 树上的花

此刻，我听到风
想起早上路过的花
它们长在树上
淡淡的紫色，仿佛很香

黄绿是秋的外衣
矮灌木丛间也有花
一样黄绿，地上的花
仿佛差了一个季节

树上的花，仙女一样
一排排间隙里，尤其苗条可爱
我经过，想起普罗旺斯的草
开在北京的树上

我把车停下
心里记挂的那些花
在夜色和灯光里，还有紫色透出
好像一颗颗树在秋天里跳舞

□ 2019 年第一场雪

雪落应暖
第一枚雪花飘落
你就当现在是冬天

雪花开始飘落
我一边尝冷
一边畅想冬天的冬天

一定要为此刻写首诗
昨天想了一句
今天还没写完

此时，雪已没有了
我还在怀想前天的雪
准备把今天的诗写完

□ 秋天与周末

这一条路，笔直，两侧郁郁葱葱
都是头大脚轻的树
一眼望去，路中间的黄线越来越远
仿佛在暗示五百米之外必有美好

天空灰蒙蒙的脏了眼睛
我像一个自闭症儿童一样
呆立在路旁，一动不动
听任天空对我的讨厌

路边有几个五颜六色的儿童
矮矮的藤蔓植物上长出灌木
偶尔，左边四棵黄了叶子的树
在摇曳中，发起对秋天的敌意

就是这样一个灰蒙蒙的周末
在林间，难得无所事事
已知秋近，似离别，我想多站一会儿
却还有忘记穿毛裤的烦恼

□ 早上

我不愿在阳光下裸露
全是阳光，沙漠一样
纯粹的不一定美好

我也不喜欢黑夜
心里没有了方向，声音会被放大
叫不醒装睡的自己

视线里的那片叶子
哪怕入秋
在阳光和阴影中
摇曳，掉落，老去

就是这样的早上
在温暖与寒冷中不再迷茫
停稳的叶子，我想象它的过去
将此刻躺成一首诗

□ 月色下的银杏树

月上梢头
灯光斜照在银杏树上
叶子们像火苗一样
温暖着行人

这一路的银杏树
每走一个段就有一盏路灯
我和银杏树都是幸福的
只是不敢低头

祈求风吹走叶子
祈求自己没有白发
然而，夜晚的风依然睡熟
夜色中也无人看到我的白发

我走着走着突然很哀伤
哀伤这温暖的月色，灯光，银杏叶
都昏黄在我行走的路上，我停下
在二盏路灯中间，我也是一颗银杏

□ 火车与春天

夜里的火车
像极了装猪的车
为了庆贺新年
开往春天的屠宰场

一个个并排放着，随遇而安
被春天安排的明明白白
窗内哈着气
窗外下着雪

大家都不说话
习惯睡眠
喜欢呼噜
说一些彼此也听不懂的情话

远方是无数猪的春天
春暖花开的美好
我在火车上，想着春天的美好
打起来猪一样的呼噜声

□ 空姐

她有着人人都羡慕的职业
这意味着美貌，身材与温柔
你不需要去想象
她就坐在你面前

她很有礼貌的工作着
鞠躬，发食物，假装耐心的笑着
你看不到她的情绪
她是带着面具的假人

她也会闲下来，坐在舱门边
飞机平稳的飞着
她翻看着手表和完美的手
麻木的彷徨多么无趣

我想起里尔克的豹子
一个美丽的意志在晕眩
她重复无数次的坐在那里很久
仿佛每次出行的终点都是无聊的死亡

□ 我从这扇门出来

我从这扇门出来多次
从楼房开始
近于圆形的开阔地
被街道截去四分之一

我想把它成为门或小院
它是我出门的必经之路
内门与外门之间，是树木小草
与苍生的对接

每次我出来，都经过这道门
却随着他人的脚步而忘记门的存在
偶然记得的郁郁葱葱
都和院中那些荫凉有关

而今，已入冬，叶子凋零
仿佛小院因荒凉而开阔
我想起错过的夏天和秋天
它们也曾在离别时等待门的记忆呼唤

□ 十年后重访深圳有感

每次到一个地方
都会有一个想去的地方
很久不曾回去的地方，根植于记忆深处
背着电脑主机，开始我的学徒之路

像一栋楼，它就在那里
像一个村子，你曾住过
像一段时间，每日吃五顿，三个月
长了二十斤肉，却再也减不回去

我记得那栋楼的位置
我也记得周末去过的书店
热干面，夜宵，五月的夏天
一日冲凉三次，开心的工作十五小时

而今，我来到南山书城
徒步到十年前的新绿岛大厦和向南东村
旧房子和榕树，花开满街道
仿佛还是当年没有立交桥的感觉

□ 新年有感

很多年前修的塔笼罩灯光中
我看那是最后的坚守
时光在流，穿梭于五颜六色的轮回里
消耗着我的头疼脑热

在这一条无聊的路上，冷风刺骨
你能看到路人不过是点不燃的一根根火柴
再多的灯火，照不暖
异乡人的冬天

我不想感慨什么
只想安静的走完这段路
不悔恨已是对生活最大的敬意
期许也不过是与妻儿多多相聚

多么讨厌这样的自己，一步一步的活成
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但愿明日醒来，新的一年，我还是
那个笑话很冷，很简单，很开心的我

□ 小草

春天，我是你的胚
听着你所有的希望与哀伤

夏天，我是你枕边的河水
我愿将所有葵花漂向你头上

秋天，你又有些诗人的气质
我老了，不是你的远方，不是你的新娘

冬天，谁又走进你的心房
孤单的怀抱，背北朝南

□ 全民创业

一棵草守护秋天

另一棵草飞走了

它们的梦想是远方

而非冬天

留下的草，梦中

是另一棵草的未来

另一棵草却再也回不去

出发的秋天

□ 远离草甸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人不如狗
那些宠儿至少还有一根绳的牵挂

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人不如灯
自己迷茫而它永远那么安稳

我甚至羡慕那些牧羊人的自得其乐
而此时的我 远离草甸

孤独是一层层的羊水，被裹的人
何时才能获得新生呢？

□ 这世界在制造骗子

我们假定聪明的人都是骗子
可以让人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

我们假定绝大部分人都是傻子
从一出生就是一穷二白的傻子

他们命里注定被聪明人骗
他们的命就是认识骗子的命

可他们被骗的太多，他们也会进化
于是又多了一批新的骗子

□ 双鱼座

敏感而又深谋远虑的河流啊
白天它是秋明亮的葵花
晚上它是夜娴静的月牙儿
你说它深沉
它又像个孩子一样，讲着梦的故事

□ 月夜

我的草甸离我越来越遥远
残存的记忆如水一样退去
退成一片又青又黄少年的梦
一块块狗屁藓一样思念的土地
裸露的欲望，湿了天空

□ 在灵武

傍晚早知道预示月夜的到来
撒了一把豆子一样的星星
在房前屋后
描金一样的影子里
它们像小狗一样看着我们

□ 篝火的星星

有那么多人关心你

哪里能显出我呢？

我常常担心，自己是那块飞起的火星

满心温暖

却点不亮你的前程

□ 蚊子与人

假设蚊子和人一样大小

假设人有了翅膀，去当一个吸血鬼

在床上督促红色墓地的献血工作

偶尔翻身，是致命的

已躲闪不及，车祸一样

已筋骨断折，或者开膛破肚

此刻，只有卑微在理直气壮的宣讲

“看，压死人，蚊子要不要偿命？”

□ 秋

草枯成一朵花

坐进秋的深处

任谁都知秋的好处，像一个巨大的魔窟

清醒的意识无法拔足

我只能努力站成一棵树

远离站位的地方

趋向美

□ 地铁经过隧道

以为是黑夜袭击了城市

让阳光淡去

让车厢变得黑暗

让我的眼睛无处安放

昨天没有睡好，心慌意乱

昨天在大声讲话和被讲话

“忍住，等到太阳出来
才是一天最好心情的开始”

□ 乌鸦与贵人

昨日，有雨，一群人脸乌鸦飞过
今日，晴，乌鸦照常飞过
你隐约觉得它们带来了点什么
它们高高的举着牌子

“平常日子里的贵人
总是向神祈福，消减灾祸
总是忙于应付，却忘了
背后还有一双可以飞的翅膀”

□ 致春天

一排小树做着边际效应，递减
闯入春天，弄乱了邻家的河流
新芽像是我的私生女一样
二十七岁了，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

"你长大吧，春天，你在变美的时候
我正在淡出你的世界
直到死去，我才舍得离开
直到离开，我才写下你"

□ 你是要带给别人幸福的人

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

你的努力和付出可以不求回报

和那些爱或恨我们的人一起享受美好

哪怕生活只是平平淡淡

如草甸一样的单纯

相信你和一切美好

相信溪水、葵花、阳光、蓝天

相信来日方长

□ 从你的全世界悔过

对于诗歌，我想我们都是亏欠的，很多情景大概已经很难还原了，读者读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读者不太会去理解作者。现代社会里，很少有人能够静心的去阅读或是欣赏诗歌，适当的穿插一点点备注，大家如果知道前因后果，大概还有另一番体验。下面是我在 2017 年七夕写下的一篇文章，当时工作也比较忙，就翻出以前写给妻子张婷的诗歌，串了一下当时写的情景，发布后，竟然有很多朋友读后说很感动，故而将全文搬来，权当后记，以飨读者。

我和我媳妇是在李天放和王然组织的 jihua.fm 的线下会上认识的，小猴子是计划的用户，我媳妇是刷了两次六级之后，觉得太无聊，被小猴子拉去的作伴的。那时候，我以为天放技术很好，这个活动应该是技术交流类的，所以我也去了，而且是第一个到后海，在那个二楼坐下。不一会，小猴子和我媳妇就来了，确认是一个活动后，她们也坐下来了，巧的是我媳妇拿着一瓶矿泉水打不开瓶盖，于是我帮了个小忙，似乎是老天给的机会，我也认真的看了看她，当时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文静的小姑娘。

后来大家都到了，玩了一下午的杀人游戏，记不住太多细节了，只记得大家分别的时候，她和小猴子罗苾莹在等地铁，一双白白的旅游鞋，长长的头发，特别文静的等地铁，估计她也没记得我。

于是我就找小猴子要她的联系方式，然后聊啊聊，后来在北化和平西桥校区见面了，然后一起去崇文门吃了麻辣诱惑，后来就在一起了。那一年，她大三，我还记得见面的时候，在北京化工大学和平西桥校区，我还曾逗她：“脚踏一双旅游鞋，梳着长头发，手拿火尖枪，身系浑天绦，脖戴乾坤圈…活脱脱一个那吒”，那天阳光很好，在毛主席像下，她美极了。

我找到的记录是（2012-3-27 13:15）（5 年前）给她写了下面这首诗

有一种感情深陷而不能拔
有一种美丽望尽而不能语
许是人间绝美之情，不过爱情
我总是寻找
却与你 不期而遇，揽羞涩入怀

我记得她在心形的便签纸上写了它，还署名桑，大概她也喜欢吧！

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你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女人会注定陪我一生。我们也没什么物质追求，只是简简单单的，在一起，很开心，想结婚，想和她过一辈子。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网名是 i5ting，这里的 ting 就是她，张婷的婷！我在很多公众场合演进都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大家好，我是 i5ting，婷是我媳妇的名字”，然后大家就笑了。

我们的愿望很简单
在一起，会快乐
像一双小鸟儿，在空中飞翔
贺兰山下栖止
为幸福筑巢

我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追求你，过往多少
虽然我只是见证了你的
淳朴，善良和小心的日子

我会故意的逗你
我会很讨厌的带你逛街
我会在喝醉酒的时候
向你哭诉
我会在离开你二天
更年期一样的烦躁
像小孩子一样，装可爱或者卖萌

我喜欢你的小门牙
我鼓励你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儿
我愿把你介绍给所有人
“你拿得出手，我们一起成长
他们必须见证历史”

我已过了说蜜语甜言的年龄
我很明白心底的爱
作为一个男人，我要的
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
这世间繁华与热闹
都是人为事故
我只想和你一起热闹
城市和工作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取更多
而你，只有一个

我没有忘了追求与事业
而你是我更重要的人
可以在你的世界里实现追求与事业
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活着，只为你的爱
嫁给我吧

没有承诺
不想让你掉眼泪
不想你再难过

嫁给我吧
我已经准备好世界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时光
生老病死，不离不弃
——《写给张婷》

后来我们就在银川买了房子，期房，到 15 年底才交房，那时候我在天津创业，她最初也和我去了，但那时候的我是猪油蒙了心，每天只是工作，连晚饭后下楼陪她走走的时间都不给她，我能想到她是多么伤心，一个人，在晚上，一个天津很偏僻的地方，明明我在，却不能陪她…结婚后，她就回银川了，一个月也难见一次，她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能够尽力的去工作。后来因为股权问题被合伙人坑死的时候，我真是欲哭无泪，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常常彻夜不眠，所有辛苦不怕，所以付出怕，唯一怕的就是没脸面对她。

后来，我回了银川，我们有了宝宝，很久之后我才敢和她坦白，她也没有问我，她那么聪明的人，大概也猜到是怎么回事儿了。她常说：“你在就好”，一年半的付出，累死累活，分文没有，又有多少人能淡定呢？这大概就是聪明人的爱吧，她什么都知道。我也知道，却什么都不敢多说，怕流泪，怕说破心酸。我常在想，能有这样一个包容我的爱我的女人，我是何德何能啊！

我是一个东北人，起初来宁夏是不习惯的，在这边，几乎很多菜都是拿西红柿炒的。第一次见丈母娘的时候，家里特意收拾了一下，门窗的漆都是新刷的，丈母娘做了一桌子菜，各种肉，我一口也没动，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大概有 12 年左右，当时丈母

娘好不乐意，后来多去几次就好了，做菜更简单，有啥吃啥就好了，也省的麻烦。

因为一个人喜欢一个地方，是不得已，也是心甘情愿。后来，我写了一首《心疼》的诗歌，是因为那边方言，心疼是美丽的意思。姑娘是美丽的，地方自然也是美丽的，大概都是这样的爱屋及乌之情吧。

陌生的省份陌生的人
你明明很害怕，也很期待
他们会是你生命里的影子
他们也会是你最亲近的人

在那里，没有大酱
没有秋天的饭包土豆
在那里，夸人美丽叫“心疼”
夸人聪明不能说“奸”

有太多不一样的世界呀
你会习惯，习惯菜里的西红柿
习惯听不懂的方言
习惯一些人变成亲人

其实不是因为习惯而习惯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
因为一个心疼的姑娘
因为姑娘的菜、方言，亲人而心疼
——《心疼》

对于妻子，我有很多愧疚，最多的就是聚少离多，创业也好，迫于生计也好，是我的不甘于小城市的生活也好，一直都没能在银

川真正的定居。台湾诗人洪秀丽曾说过：“寂寞给海一支笛，横竖吹着无题。不堪栖止的海啊，不堪为家”，我心里也很明白，却还迟迟的不想做。

爱在远方是对称的影子，你在想她的时候，她也一定在想你，两人的辛酸才是夜里的雨，不眠不休。

知道今夜有雨
知道你一个人在大大的空房子里
知道今夜闪电必将入你的睡梦
知道蜷缩着等一个拥抱

我的胸怀空空荡荡
我瞪大眼睛，望不尽的屋子里
只有孤单的灯光和墙壁的声响
神一样的存在，无法抓紧
——《爱在远方是对称的影子》

在一起，很多事儿都很开心，似乎不开心的时候非常少。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欺负她，有时不讲理，不理她，她来跟我道歉，以至于我特别痛恨自己。没人的时候，自己静心想想，除了妻子，还有谁能这样让着你？每个人在这社会里都特别无助，争名夺利，是是非非，有一个温暖的家才是最美好的事儿。

媳妇儿去大姨妈家
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是肚子痛，卧床
像是在谋划一件大事

我服侍她躺下
便去了另一个房间

以为她一定需要休息
需要空间去准备

忽的，她跑过来
像是要哭了一样
跟我说：戒指丢了...
像丢了爱情一样，害怕

我第一时间抱住她
宝贝，不怕，先别急
翻一下卧室，客厅，购物袋里
翻出我们许久不见的爱情
——《许久不见的爱情》

宝宝还没出生，我就到北京上班了，在 Qunar 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是最嚣张的，请了好多假。每周五晚上回银川，周日晚上回北京，卧铺车厢无情的空调，吹得我中风几次。可是，还是要回家。老婆孩子都在地方，才是家。

最难过的是周一到周五，只能看媳妇通过微信发来宝宝的视频，一遍一遍的看，一遍一遍的想哭。

《媳妇发来宝宝的视频》

媳妇发来宝宝的视频
只有九秒，一遍一遍的看
宝宝二个月了
已经会吃衣袖了

媳妇发来宝宝的的视频
只有九秒，既短又长

已经有六天没有见到了
愈加想念

他不会说话，只会哭喊
他不会动，虽然很想动
他不乖，除了吃奶的时候
他还不能陪爸爸一起玩

媳妇发来宝宝的视频
只有九秒，一遍一遍的看
一路上，一遍一遍的看
一遍一遍的想笑，想哭。。。

“路人一定都觉得爸爸是个可爱的神经病”
——《媳妇发来宝宝的视频》

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买了戒指，出去玩了两周。没有彩礼，连摆酒就是我老丈人出的。我们在一起，她也没享什么福，我知道她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我也在努力实现。前段时间有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了还挺有感触的。想到妻子，我没有对她太好。当时在火车上，火车轨道摩擦的声音甚是刺耳，像刀子挖心一样，”我唯一剩的一点良心就是还能想你。我真的好想对你更好，让你和孩子过得更好“。

没有花房，也没有教堂
没有那美丽的稻城亚丁
也没有单膝跪地的浪漫
一切都应是女孩最美好的梦

没有承诺，也没有温柔
没有锦衣玉食的富足

也没有呵护备至
一切都应是女孩最美好的梦

当我在火车上一个人
被电影里的情节感动
我只有深深地愧疚
对比窗外没有颜色的早春

当我一个人在火车上
听不见一点儿外面的哽咽声
没能给你的童话
尽余生给你和孩子补上
——《从你的全世界悔过》

关于爱情，就是相守。细心的体会和爱着对方，你要为爱敏感，不是诗歌表达了什么，是你内心最真的感受才是真的爱。承认这世界在变化，但我能做的就是让事情往好的方向走，我爱你，我尽全力爱你和孩子。

最后，分享一首《你不配爱情》，是的，我不配，老婆做的比我好，我还需要修炼。

爱情细细的
小雨一样
春天一样

爱情恐怖的
雨后路上的蚯蚓一样
春天的遗体一样

你不配爱情

你不懂雨为什么落下
让太阳晒干蚯蚓

你不知道坐守春天的美好
让它慢慢的老成
皱纹一样的秋
——《你不配爱情》

在七夕，我没能在家陪她和孩子…都是悲伤的故事，不说也罢。

诗歌对我而言一直是若即若离，从未放下，每年都能写上几十首，可以说是随心而写。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投稿，也没有精力去学习所谓的潮流，开心与不开心，想写的时候，提笔就可以写。哪怕写的不好，那片刻也能缓解我的很多烦恼。人生有这点自由，还是极其难得，况且诗歌有类似于瑜伽冥想的乐趣，使人放松。即使在今天，结集出版，再看这些诗歌，我依然能够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然，有时也会因一首诗而欣喜，因某种风格的尝试而激动不已，每一首诗都像自己的孩子，都要读好多遍，真的会因为某些句子，或用词，或情景，或起承转合而感到骄傲。感谢大家能够读到此处，且容我的这些自恋的文字也能带给你快乐！